

。自醫院暫歸宿舍。桌上忽有一信。取視之。梅芬所寄。亟拆閱之。又令我失望之餘。放聲欲哭。蓋吾友之絕命書耳。其文不忍卒讀。其意殆因抵家而母已死。故以身爲母殉也。

別高堂。竟成永訣。又豈彼始願所及耶。然而吾友逝矣。彼之別恨。已與白骨同埋。余則此恨悠悠。無窮期矣。嗚呼傷哉。

金紅的魔力

郭元覺

我同鄉有他老舉人。叫王克卿。因為他年紀老了。人家都稱他王老頭子。他帶了一位學生到北京去。倆都住在湖南館裏。那位學生是很愛嫖的。王老頭子對他說道。我今年六十歲了。從來對於嫖呀賭呀。不會夢見過。你如今年輕輕地。到了北京。便要出去逛甚麼胡同。我既然受了你老子的囑托。不能不干涉。學生聽了。祇得點頭稱是。不敢多說。後來同鄉又來了一位朋友。和他們師生倆都很熟識。知道他不准學生打茶圍。便暗中設了一條計策。一天急忙走來告訴老頭子道。你的學生又到韓家潭某家去了。我們勸他不肯回來。還是請你老先生自己去走龍船。老頭子聽了大怒。立刻就同這位朋友跑到韓家潭去。誰知到了那邊。并不見他學生的影兒。正想轉身回寓。却被一個妓女名叫金紅的拉住他。他到這時也似乎有點心動。受了許多的軟語溫香。樂不可支。半推半就就在那邊睡了一晚。當那晚臨睡的時候。金紅要求他把鬚子先剃了。然後准他真個銷魂。他也遵照辦理。到第二天跑回來。向他的學生大罵道。你這東西。不聽我的說話。天天跑到堂子裏去。害得我昨天去找你。又走錯了路。在旅館歇一晚。今天才得回來。學生慢慢地問他道。你的鬚子那裏去了。難道也是爲找我弄了去麼。老頭子正不好答話。恰巧昨天同他去的朋友來了。把他的行爲都宣布出來。從此天天要想打茶圍。有時還要拉他的學生。同去。到後來幾乎不肯回家。錢用光了。學生催促他才回去的。臨去的時候。做了一付對聯送給金紅。聯語是「金瓶梅

十分春色。紅樓夢「樓痴情」這位金紅的魔力真不小了。

屈服

姚廣鑾

的。所以人家都可憐他。但是他自己却毫不介意。他目己常說。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我但有丁本領。和我有金錢有何分別。所以他總勤勤懇懇的在學校裏讀書。不肯有一刻兒功夫。

丟掉。因為他以為如此才可以求得真實的本領。如此才可以把本領去賺金錢。

不多時。他高等小學畢業了。依了他的志願。自然再要進中學去。但是他的環境萬萬不能再讓他走上前去。倘便再要上前走。便要錢用。他現在沒有錢。怎能再走上前去。罷了罷了。他終久屈服在金錢勢力之下丁。

和他同校的一個富家子弟。平素很是傲視。就住在他家的隔壁。有一天。他倆偶然碰着了。那富家的子弟問他說。你為何不讀書了。他立刻很羞慚的逃開去。然而遠遠聽得那富家子弟正高聲的笑着說。本來這種窮小子。怎配讀什麼書。

他在家裏。偶然把書翻翻。又看見那兩句格言了。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他看了很刺激的。連忙把書丟在地上。恨恨聲的說道。欺我欺我。良田是金錢去換的。薄技難道不要金錢去換的麼。

清季元和陸鳳庠。爲禁煙大臣。辛亥春。乞假回蘇掃墓。道經溫嶺。徧詣各當道士紳。至華商某銀行。其總理忘陸職守。竟請陸升坐煙榻。陸以行在租界。無可如何。坐片刻即辭出。一詩有禁煙大臣坐煙榻之笑談云。

不報宿讐

(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一日
癸亥年二月初五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六明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盧父
編輯 郭元覺
廣告 孫緯才
增刊 許廬父兼主

真正國貨淨素衛生調和精品素精價廉物美上海北京路郭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辰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
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鉅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
徠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貨增加
春盤廣告
議決各
春盤廣告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辰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
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鉅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
徠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説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費)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三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一 百 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本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華電局中六七
社立海運中百清書內話央五九

封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長行每	行四角	後幅短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刷	者光	明印	刷所	上海	派克	路中	八十	九號				



小說

書舖子人的話 (續)

乙·廬

然而銷場。要算紅雜誌。半月還要居其次哩。近來新出的心聲雜誌。銷路到也不壞。禮拜六初出的時候。銷路很旺。可現在。大大退步了。星期也是如此。我聽見說。星期全用白話。新的人因為他沒有符號。不要看。舊的人因為他沒有文言。也不要。這本雜誌。我們從前銷過五六本。現在連一本都銷不到。我道。別的雜誌如何。他道。別的雜誌。如游戲世界。小說新報。價值太貴。銷路不免滯些。小說世界定閱的人很多。大概是價值便宜。緣故。戲雜誌銷路也還好。然而定閱的人很少。而且他標明六期取洋一元。而另賣的價錢。忽而三角。忽而四角。這地方不免受了些影響。最奇怪要算小說月報了。從前我們連定閱。終有百數十本一期可銷。現在只有五六本了。幸而商務本錢大。要是別家。恐怕早已要停止了。我道。志的文字。究竟文言和白話怎樣。他道。不論文言白話。終要做得好。纔有銷路。不過全用白話。和全用文言。都不大興。照我看起來。第一。做文章的人。名字須要叫得響。第二。封面和梓板。須要講究。第三。材料要熱鬧。第四。不可全用文言。也不可全用白話。還有一樣。詩文現在雖然不行了。但是看雜誌的人。都是商鋪夥計。和學堂學生的人較多。雖然有一部份人。喜歡新學問的。然而喜歡看舊式詩文的人。也不少。而且喜歡新學問的人。他們都愛看新式的小說。那末現在紅雜誌一類的書。只可算是舊的文字。專門供給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新車最佳禮品為特別新車

大前門香烟 商務印書館

小說

土棍

瘦鴻

陸阿大是鄉下一個窮人。性子極無賴。因為在家裏沒有事做。前年才到上海去找着一片商店裏頭服役的職務。他去了十幾天。就曉得這商店是秘密售煙的處所。每天總有數千元的交易。阿大看見他們的錢進出很容易。他也拿錢看輕了。心不知足。還嫌辛倖少。要增加。役務不去勤勞。夜頭還要出去和同儕賭錢。主人曉得他如此。屢次要歇除他。後來經朋友轉圓了。暫在這店裏吃混飯。阿大知道這樣時勢不妙。決難久留的了。有一天他店裏來了一個大顧客。買煙土二千餘元。顧客將買的煙土。全數寄存他的棧房裏。說明過三五日來取。這天夜頭。阿大心起不良。將那寄存的煙土。還偷現金千餘元。盡行裝入箱籠裏。連夜乘輪回家去了。當時那鴉片何以未被海關查出呢。因為錢可通神。只要花幾個錢。就可安然無事了。阿大偷的煙土。不便久藏在家裏。想要售出。苦沒有此大受主。又不妨向開煙燈的去兜售。他想到鄰近的某甲。和我很知己。不妨去托他代銷。這個某甲是該地的土棍。嗜好極大。因為和當地董事有交誼。才好朋比為好。他的黨羽四處佈滿。視鄉民好比魚肉。貧的受了屈。沒錢不得伸理。明目張胆。自居一方之霸。鄉民看見了他。就要遠避。因他有錢有勢。鄉民也不能奈何。只好敢怒而不敢言。所以阿大托某甲代銷。酬煙土并現金若干。同他議定了。貨已將次售罄。適給當地的區員查出了。某甲出金請求免究。却沒幾天。陸阿大已被上海偵探捉將官裏去了。事已完全敗露。後來那區員立即革職。某甲竟逍遙法外。仍做他的舊業。一些沒事。

殉親記

奇根

「母乎母乎。兒去矣。望保重玉體。以免兒懸念也。兒去矣。……」為此言者。乃一年將弱冠之少年。而亦余舊校同學也。少年姓夏。字梅芬。南昌人。五歲喪父。其母朱夫人。守節撫孤。冀其成立。梅芬年十五。卒業於高等小學後。迫於貧。輟學。教員某。愛其才。聞學校不收學膳費也。喜告梅芬。助以資斧。使其負笈來遊。篇首所記。即其恩別母時之叮嚀語也。梅芬與余為同級生。彼習醫而余學樂。與余性頗相投。且余對拉丁文字。得梅芬之助為多。是梅芬與余。雖友而不啻師也。梅芬來校兩年。未嘗一涉足海上諸遊戲場中。同學有邀之者。輒婉拒之。此殆其天性勤謹。不習於嬉惰故也。暇居無事。余二人每攜手江干。究學論世以為樂。偶及家庭瑣事。則彼之淚每潸潸如雨下。蓋念高堂慈母也。天意冥測。人事難知。一日者日之暮矣。余自外歸。入其室。不聞彼呼余之聲。驟前視之。則彼已暈倒榻上。余大驚愕。急取架上藥酒。灌之使醒。並大聲呼救。一時同學云集。而彼已漸漸蘇矣。長嘆一聲。放聲大哭。余急問故。彼乃取枕邊一紙示余。蓋電信也。聊聊十字云。

某校夏梅芬。母病危。速歸。

余讀竟亦為然。欲覓數語以慰之而不可得。過後思量。余誠重聯。奈何對彼流淚。重傷其心耶。立有頃。彼忽呼余而告曰。文彬弟。請弟代向校長。請一暑假。余曰。兄病尚未。……彼不待余詞畢。急附床大慟曰。弟乃欲使我為罪人耶。望速去。余知不可力勸。乃向校長處代彼請假一月。復助彼檢點行裝。翌日。送之登舟。船將起旋。余始返岸。雖船已去遠。而彼再會之聲。猶迴旋於余耳鼓。及今思之。腸欲斷矣。余歸校後。獨行踽踽。倍覺淒涼。光陰容易。轉瞬間梅芬之假期已滿。而彼尚未歸來。連去數函。而同音渺然。誠令人焦急不已。然亦無可奈何也。一日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海五十年前，繁華景象，凡五十年來，社會之變遷，人情之冷暖，無不備載。其筆調之幽默，描寫之生動，實為中國文學史上之傑作。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談探偵國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小說，多由外國輸入，其內容多屬消遣，缺乏社會意義。本報特介紹中國偵探小說，其內容多取材於社會現實，具有教育意義。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孫緯才新法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均用新法，一服即愈。本藥係由名醫精製，效力宏大，且無副作用。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均用新法，一服即愈。本藥係由名醫精製，效力宏大，且無副作用。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抱蜀子書

抱蜀子書，內容豐富，涵蓋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領域。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李瀛洲潤例

李瀛洲先生是位忙人，其潤例如下：
長短篇小說：每千字五元
長篇小說：每萬字十元
詩歌：每百首五元
散文：每千字三元
翻譯：每千字二元
校對：每千字一元
以上均含稅費，外埠另加郵費。

余之妻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倫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張舍我

張舍我先生，現已出版小說集，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蘭花片

蘭花片，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史淚鴻雪

史淚鴻雪，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

朱增宗博士，現已出版著作，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倫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嘯殘墨

天嘯殘墨，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新語林

新語林，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君不可不一讀

君不可不一讀，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陳瀛一

陳瀛一先生，現已出版著作，內容精彩，值得一讀。現已出版，定價兩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花旦想出來的法子。因彩鳳說老七不常住在生意上。有時客人未做花頭。付了現錢。就託生意上三阿媽收着。到第二天老七來時。再交還給他。據彩鳳所見。這三阿媽倒很大方。收了錢。就放在衣櫃子內的小抽屜裏。連抽屜也從沒加鎖的。這花旦就想出一個偷竊的法子來。等着有花旦的口子。三阿媽把銀錢放好了。由這花旦約了人去碰和。故意碰到天快亮了。這班伺候的娘姨們。却有點精神不濟起來。有的立在一邊。倦眼朦朧的。有的坐在樓上。打盹兒的。於是彩鳳調度。先對一個娘姨說。時候不早。你去給一下。有。事情再來喊你。一個打發去了。再喊相幫出去叫局。然後由客人開口。要買點心。便好推說樓下沒人。着那個沒睡醒的娘姨。自己去買。這樣一來。就把房間裏人調遣完了。只剩了彩鳳一人。他們便紛紛動手。將所有三阿媽藏放的現洋。和幾件值錢的首飾。一捲而光。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七

東越許廣父著

碰完了和。就紛紛散去。等到事情發覺出來。三阿媽身犯嫌疑。急得哭天喊地。尋死覓活。倒是老七心中有點明白。一面假意和三阿媽相罵。一面悄悄地向他。說這賊骨頭。我肚子裏已經猜着了八九分。這都不干你事。我決不怪你。但你要替我如此這樣的辦。要做得故意慌張。露點馬脚給人。你瞧我不出一禮拜。這案子定會破露出來呢。三阿媽聽了。自是感激非凡。一一遵諾。過了幾天。又有一個客人去做了半打花頭。老七吸過了煙。起身臨走。對那三阿媽說。等下客人開銷下來。仍舊請你收好。可仔細點。別再像前回那樣大意了。三阿媽笑着說。這個自能。這等大當。可以上得兩次三三。老七走了之後。過了幾個月。客人散席各去。主人家如數開銷清楚。三阿媽接了錢。故意着着人躊躇了一回。方才故作秘密。走到小房間內。掀開被頭。螺絲釘地弄了一陣。又不住的向外房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



門前大英商公限有總

讀者俱樂部

正月裏大兜風

李興瑞

前月初九吾同着幾個朋友。到蘇州去游玩。火車到了蘇州車站。吾與那幾個朋友。坐着黃包車。到開門馬路。就下車步行。東看西看。不勝熱鬧。倒與上海的三四馬路差不多。但是缺少那電車汽車。我們看得開心的時候。忽然背後有無數的人聲鬧將起來。吾還當着那一班流氓打架。便站住了脚。回頭看去。却並不是打架。只見那些游玩的人。一個個向兩邊。分開有的在那裏大聲道好。有的在那裏拍手鼓掌。各人的眼珠兒都對着前面的一輛馬車。吾便與那幾個朋友亦向傍邊站住。細看那來的馬車。遠遠地跑將過來。只見那車是。輛白銅橡皮的雙輪小馬車。那匹馬棕黃色。身子不大不小。不高不低。背上被着粉紅綢緞的大彩球。當頭亦有一個彩球。都是大紅色的。再看那車身亦是像全新的。車內坐着二個女郎均在十八九歲的樣子。他人身上穿着極時式的皮衣服。羅裙下面。露出了兩雙高低的大英皮鞋。望之令人魄消魂散頭上的青絲髮。被風吹得如柳絲一樣的亂舞。他的面色却被風吹得變為死白色。只是閉了口。不能再張。他的手腕。亦被風

吹得如蘿卜的樣兒。看他似乎要冷死的一樣了。吾正看的時候。背後却又連來了幾輛馬車。裏頭坐的都是年輕女郎。最後的一輛。却坐着一位半老徐娘。轉眼之間。都已風馳電走的過去了。吾也不在其意。就再與吾那朋友游玩。剛在走到民興社新戲館門口。前面却又來了幾輛馬車。大皆又是立在兩旁。看那車經過。吾便再看時。却仍是前次那幾輛車兒。坐的人亦是前見的幾個女郎及一位半老佳人。吾便心中想道。他們因何坐着馬車在此。跑來跑去是何意思。我正欲問問吾那朋友。忽然吾一個朋友。就開口道。與瑞兄。你可知道他們坐着馬車跑來跑去是做什么。吾便回說吾實不知。正要問問老哥。我友聽吾問他。他便說道。你可知蘇州人。有錢的人家到了新年裏。那奶奶小姐們都喜歡在馬路上坐着馬車兜圈子。以為算極出風頭的。吾聽了不覺失笑道。他們這算是快活。吾想真無快樂之處。你不看見他坐在這快如飛的馬車上。那車又無車蓋。你看他們都被風吹得要冷死的樣兒。還有什麼快樂呢。吾看他們這種游玩。倒像六月裏大熱的天氣。坐了一輛極快的馬車兜風涼一樣呢。

與嚴旭旦君聯晚景句

曹雅丹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以致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備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定閱本報諸君鑒

沈劍淵 嘉興集街 閱報諸君鑒 僕擬徵求月份牌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嘉興集街沈劍淵)以小說雜誌為報重複退還退色不收 劍淵徵求 孫綺芬先生鑒 弟現在通信處為南匯縣立師範惟不日須赴南洋此復 顧佛影

晚望 廣野寒風寒水清 天空長闊白雲橫 幽心欲望東山路 徒感荒村日暮情

晚坐 南窗寂寂語人稀 幽室沉沉鎖翠輝 屋裏琴書難辨識 悄然獨坐夜光微

宿古寺 獨眠古寺客愁多 禿筆揮毫意似酸 句未斷腸心先碎 孤燈黯黯夢中過

義務通信 乙廣兄鑒 俱樂部計畫卓見極是弟表同情茲將通訊處列後 沈劍淵 嘉興集街 閱報諸君鑒 僕擬徵求月份牌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嘉興集街沈劍淵)以小說雜誌為報重複退還退色不收 劍淵徵求 孫綺芬先生鑒 弟現在通信處為南匯縣立師範惟不日須赴南洋此復 顧佛影

瞞。似乎防人瞧見的樣子。暗中却真個留意門外來往的人。只有彩鳳走來走去的。有三四次。三阿媽記在心裏。就緩緩地跑了出來。說也奇怪。過了一天。這一筆款子又不翼而飛。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三阿媽便又大吵起來。這回子老七更不客氣。和他格外的鬧得利害。竟說他是監守自盜。非要他賠償不可。三阿媽也沒有什麼話講。只得答應了。除將應得派帳單由三阿媽扣除外。其不敷之數。限他二日內措齊歸還。當他們大鬧時候。衆人都七張八嘴。說奇怪。一面又把那偷竊的人罵得個不成人樣兒。只有彩鳳一人坐在一邊。推說頭疼。自到後房睡覺去了。因此大家益發明白了個中情事。把彩鳳這人加意監視起來。這天晚上。老七故意着人串合彩鳳。要他打牌。彩鳳素性愛賭。那有不來之理。這裏三個人都是老七暗指指示過的。做點手脚。將彩鳳的現洋輸完了。彩鳳推說沒錢要欠。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八

東越許廣父著



藝林

奉和徐枕亞君雜憶

枕亞君雜憶三十首。可謂一吐一瀉。家庭之變。甚有如此。余固抱同情者。此時對景。傷。播。之。私。無。日。輕。愁。顧。荷。之。善。病。嗟。余。遺。腹。况。鮮。孔。懷。余。遺。腹。子。又。無。弟。兄。幼。歲。拋。家。元。同。寄。命。他。鄉。涉。紀。莫。慰。慈。親。看。李。姬。秀。之。出。妻。一。見。舊。唐。書。難。能。並。孝。效。江。伯。兒。之。殺。子。見。明。書。未。可。列。旌。偷。息。世。間。早。化。浮。生。之。蝶。寄。人。離。下。事。多。彈。缺。之。魚。余。居。銀。行。久。矣。然。昨。得。已。人。向。疑。有。私。蓄。者。冤。哉。不。幸。我。何。辰。對。君。有。感。偶。然。進。淚。幸。爾。成。時。

鮮。生。伯。變。家。庭。啼。白。子。規。不。忍。聽。却。怪。命。宮。道。滯。堪。憐。身。世。說。飄。零。慈。烏。報。恩。悲。難。逢。孔。雀。飛。教。曲。未。停。念。昔。同。心。既。生。育。微。之。營。莫。向。亡。靈。我。亦。奇。冤。不。異。君。他。鄉。怨。慕。托。望。

筆記

永興劉畢備。自福建民政長解組後。寓居都門。謝絕應酬。著述甚富。所著易通一書。言易有六元。為前人所未發。傳世之作也。自言於丁巳八月十五。夢登泰山。循山阜至一處。宮殿嵯峨。有一人款子坐。問予曰。子欲聞性與天道乎。吾語子。此道盡在易經中。順行逆行。皆有妙數。吾之十翼。已明言之。惟自素以來。無人悟出。湮沒者已二千餘年矣。子欲盡力研究。為我開揚光大之。予欲叩以機械之所在。老者似已悟我意。又言曰。此間有人精究此經。子可請教。遂命侍者。導予至一室。室以石為之。甚古。案上陳古易一卷。予略為翻閱。前列象爻。十翼附後。無注。以革編貫之。似是孔子之舊物。案側坐有一人。閉目端坐。無一言。予以為或是顏子。侍者曰。此商瞿先生也。與君有舊。余初視之。不識其人。細認之。

詩話

乃余也。自訝何如坐此。一驚而醒。自後談易乃大進。積數十年疑難不達之處。皆豁然貫通云。

畢備又言。自汴梁會試歸。七月先母鄧太宜人棄養。八月間先父為先母新擇葬地。余病未能往也。一日忽夢至先母墓域。見其華表上有數聯。其一云。由九歲分支。走二千里結此穴。自兩儀開闢。守三萬年付斯人。其二云。人傑地靈。佳哉山水。德高天宜報。昌其子孫。其三則醒而忘之矣。仍倚枕而臥。夢寐之間。又至該處。視其聯則云。語五里為城。聚萬山以盤旋。後即刻此數聯於石上。病瘵後登山視之。則與夢中所見之景。絲毫無異。余不解畢備夢時。太夫人未葬墓並未真。何以虛構此景。豈天地間一形一物。皆有前定也哉。畢備善易。知來去。還以質之畢備。

紫藤花館詩話

遺山學東坡移居詩云。靜言為禱。本止坐一出安。一出安三字殊刊削。著一坐字。又甚深厚。按律有罪坐。衛鞅為連坐法。漢文除收學相坐會。則此處出坐字最合。

幽蘭云。嚴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蘭之寸根。山以擬之。何等定力。孤云。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等飢也。淵明曰。此言縛並。臻於妙也。荆棘中杏花云。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買徹東家。杏花看紅不。十日忙煞游春車。熱極神來。不覺其調之重矣。轉成扇對。

鼎鑊冤哀被虜婦詩。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嗚呼。自來詞人。羅文字禍者。殆猶是矣。倘聞是詩。能無變然。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許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頗合鄙意。又心盡心聲總失真。文章豈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開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陶侃殷勤。文章人品。分為兩途。不相照應。安仁偶拈及耳。愚按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子仁人。乃於子建大乖友愛。載在簡策。千載附庸。人與文鼓。其尤者也。趙伯山著談龍錄。有云。詩以言志。今則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曹為是說。洵非愛古薄今。以世儒大抵皆然。尤慨乎言之耳。詩云陳元孝。其毒愈甚文愈高。君州雀毛。閱歷之言。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優美之香烟



大前門香烟 總代理

趣談

悍妻 仿劉義慶世說新語林事

懦夫好嫖。父母為之完娶。未久潛出治游。妻心憾之。乃鞭其股。膚傷。不復敢出。乃踞於地垂頭下淚。如有乞憐意。妻曰。有心愛之嬌。何苦為吾裙底拜倒。既罰洗穢布。呼使閨闥。

古今名人衛生談

保形鍊氣 程明道
有開神仙之說有諸。曰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緯才按保形鍊氣四字最難。大氏仍以養心為本。心正則形不為物役。氣不為怒傷。即此二者持之有恒。任居何處而天君逸豫。神仙不啻也。明道先生謂居山林間云云。當是言宜於衛生。更有益於身心。非謂保養鍊氣必於山林始合也。

却病十方 白香山
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開。反生慶幸。四也。宿孽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飲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七也。風寒謹防。嗜慾淡薄。八也。飲食節節多。起居務適無強。九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醫話

叢談

緯才按細味十條。大氏不外一淡字。一安字。惟淡故能知足。惟安故能受種種困苦而弗業於心。當為之進一語曰。人能如此雖不病可也。却病云者。猶淺說耳。

奶奶經(十四) 老松
生老不進暗房。
室。謂之黑房。新婚之室。謂之紅房。命名之人。熟思而審處。故其忌諱也愈甚。某嫗最愛女。贅婿於家。其女生產。嫗以愛故。欲進房。以迷信故。又不敢進房。天人交戰之時。適鄰嫗來。謂曰。嫗媽初一要入廟燒香。萬不可進暗房。其女產後血暈。初次向有人救。移時。人乍散。女倦甚。復喚人來。稍遲片刻。竟暈去不醒。至死母仍不進房。感於迷信如此。鄰嫗一言。喪其愛女。小孩後亦失乳不育。可慘哉。血暈。十有三二。祇賴旁人刻刻叫喚。頻用醋炭。振其精神。約三小時之久。隨服生花湯。

問路的趣聞

某甲性至滑稽。一日。候車於日昇樓。忽有一鄉人。行色匆匆。詢甲曰。至新世界尚有多少路。甲見其傲慢無禮。遂用滑稽口吻答曰。尚有三十六丈。鄉人怪而問曰。上海之路。以丈數計耶。甲笑曰。然則貴處之路。講什麼的呢。鄉人很快的答道。講什麼的。甲乃從容而答曰。講理的麼。那麼問路還當客氣些呢。鄉人自知失禮。惶恐而去。

血不上行。即可太平無事。

奈何以迷信而奪其愛。此等人以迷信而殺其父母。亦所不顧。老嫗與余有姻誼。曾親見之。非謊言也。余嘗舉以告人。莫不歎息。而迷信之老嫗。膠柱鼓瑟。成見不破。甚矣奶奶經之熱讀也。此與前事一轍。喫煙不喫灰。到老把烏龜。此趣語罵人。奶奶經以為確有是事。一老者吸煙。素懶撥灰。從不經意。老妻防其妻甚嚴。鄰人偶造蜚語。妻謂必有實事。妾不承認。老妻輒扑交下。其妾憤欲寬死。俟老者一面。即自刎。身藏死具有日矣。翌日。老者歸。妻先告鄰人之蜚語。必不誣。妾且泣且辨。求請實據。即欲自刎。老者深明事理之人。請得鄰人來。問以證據。鄰人係一淺夫。好譚闊。但云雖無實據。不過某日有某孩。見尊寵在門口。與一面生之人絮話。此即可證也。老妻曰。如何。既有證據。可速賜死。妾曰某日門口絮話。事誠有之。乃某店夥友來收帳。妾告以主人未歸。容後送還。渠問主人在何處甚詳。故所言有實。老者囑其妻殺死他出。答云次日來。老者于是晚私問老妻曰。汝何信之確也。